

东海·孤岛·牧羊翁

□朱红萍/文 记者 张磊/摄

一叶扁舟，驶过海上星罗棋布，或大或小的岛，都被翠带绿，汹涌于汪洋之上。迎面的海风，在这大热天，也有阵阵微凉。

这样的出发，着实是我等八人一时兴起的，毫无目的的，一次海上漫步。

小船在波浪之上起伏着前行。一个海浪轻轻拍上来，恰如一阵小雨，溅得我们肆无忌惮地大笑着躲避。但海却将这样的笑声收敛得含蓄而轻微，人的声波似乎失去了依附而变得空洞。

在群岛的边缘，岛变得稀疏。人却因海的空旷，而安静。

唯有船上的马达，一路“笃、笃”着，不因离岛的远近而息声。螺旋桨滚动起一簇簇浪花，妩媚地相随。

一

惊艳，至此在天空呈现。不知何时已有一行洁白的海燕聚集，并振翅尾随。那一种优美的舞之蹈之，是能让人微笑着失神仰望的。

她们不时地紧贴着海面起落，或斜刺入海中，或俯冲进海里……

但人，请不要自作多情，她们决非因人可能的善良而来。

这时的船尾，那一排簇拥的浪花中，翻滚着一群小小的条形鱼，已被螺旋桨搅得晕头转向。海燕一路搏击而翻飞的舞姿，只为捕食而来，为生存相搏。

人，却在这样的情致里，有了“陶然共忘机”的美感。

二

更惊美的，是在海的不远处，有海豚。从海水里腾出，又紧贴着海水优雅地潜入，演绎着一种与海水如胶似漆的依恋。

海豚如黑似灰的肌肤，在阳光下抹出一道迅忽的闪亮，刚看到她从这边消失，忽地从那边冒出。当看到两条一前一后几乎紧跟着出现时，开始怀疑海水底下正悠游着一群海豚。

海豚腾跃的柔美，给人带来一种温柔感觉。这种温柔，更来自于她的灵性。据说，她能提前预知危险的来临，会救助在海上遇险的人类，是所有动物中最聪明的生灵。她生活在我们周边的海里，渔民却从未曾捕捉到海豚。

想起，曾在一个海滩上，看到一条海豚，安静地，孤单地躺着，已了无生息，也许是误食了如白色垃圾这类不易消化的东西……

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是最自以为是的动物。自以为最聪明，大自然可皆为我所用，改造全世界。由此带来的破坏，最终将如何加速人类生存空间的灭亡？也许海豚早已知道。

玛雅文明消失了，楼兰古国消失了……

三

且听2500年前老子的感叹：澹兮其若海，漂兮若无止。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似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

老子的“贵食母”，是在提醒人类要遵循大自然的法则。

地球上的万物都在遵循这条法则，唯独除了人！

就在这样的“澹兮、漂兮”间，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一个小岛，静处于茫茫海面。

“上那个岛去，上那个岛去”，众声附和着，已惊喜地将这个小岛假设成东海边缘的最后一座岛子。

船工将船驶向那个小岛，并慢慢靠近一个形似废弃的码头，几根长着青苔的石条，凌乱地搁置着。

拖出船上的一条木板，搭在船与石条间，我们一个个登上小岛。

四

小岛，有些悄无声息，灰色多过绿色，如一个躺倒的“L”，坦呈着一大块平地，然后上升成一座山坡。

没走几步，看到左边，海与山坡的边缘，有几块青黑的大石块，略显零乱地竖立着。

“一扇门”，由一些卵石镶嵌着，在两个石块间堆砌出来。这扇“门”就这样奇异地兀立着，发出无声的声响。

探究着，走进那扇“门”，里面还有更多的青黑大石块，安静地蹲守在海边。

这些石块的中间是一个呈凹形的卵石堆。一些漂浮物杂乱地散落着，白色泡沫、碎削的木片，一只塑料拖鞋、几块船板，还有捕鱼的浮子、断裂的塑料绳等。

这不会是东海上的复活节岛吧？在那些青黑，又状似零散的大石块间，不敢更深处地进入，带着一种莫名的敬畏，从那扇门处，一溜安静地鱼贯出来。

五

右边是一大块滩涂。也许是海上的有机物太多，那里已长满青黄相接的杂草。两只鸳鸯正在草间悠闲。再往前看，竟发现船的残骸，是一条舢板，露着根根“肋骨”，苍白着，匍匐在杂草间。

难道这个边远的荒芜的小岛，曾有人居住？

滩涂边，发现了一处略高的长着草皮的平整地，上面散落着一些快要风化的柴禾。

想起，曾经到过的一个东海小岛。岛上有客人来时，会在对面邻岛的平地上，堆柴烧火。看到两堆火，谁家的小船就摇过去将客人接来；烧起的如果是三堆火，那是张家的客人来岛上了。

而这块隔海招呼的“烽火台”，难道是为了出岛，请对面的船只来接？

回头看向来时的海路，邻近的那个岛，并非遥不可及。

六

“看，快看，山上有白色的东西在跳跃！”这样出其不意的惊呼，一时听得人汗毛倒竖。

前面，是一座灰岩与绿树相间的山坡，顺着指点，确实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白色影子。这一激灵，竟想起老一辈人口中所说的，另一空间里的“羊精”“兔精”“狐狸精”。

胆大的，立马亮声提醒：不要自己吓唬自己！再定睛看时，隐约看到几只野山羊在跑动，似乎还是一群。人就这样开始松弛下来。

披荆斩棘，往山上去。庄老、能哥的打蛇棍、砍柴刀，这时被利用得淋漓尽致。一小段路后，发现一条老旧的石块路，蜿蜒着上去，石缝间不时地窜出青草。

有一个干涸的池塘，在沿路的左边，塘底的泥土龟裂着，四周的树木围池浓绿。

山间，时不时地可见望潮花，据说也叫彼岸花。由此，总会令人想起花妖曼珠和叶妖妙华，千年共同守护，却万年不得相见的悲情。此时，望潮花，正花开叶不发。



七

这时，出现了几幢废弃的石屋，或塌陷了屋顶，或洞开着门窗，或倒塌了墙体……都被树木遮蔽，藤蔓攀爬。

有石屋爬满了葛藤，披褐带金，绿藤中竟是一幢两层楼。

门，半开着。窗户都是一口黑洞洞，木条都已朽烂。屋里一地的羊粪。

拐入另一间，豁然摆着一口厚重的暗红漆棺材，曾经透明的塑料罩已经破损，还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蛛网糊满墙角，室内一种阴暗浑浊森然的感觉。

上辈老人们总要睁眼将自己的“寿材”准备好，才有了安享晚年的好心情。至于“亡材”，总有一种无常死或穷困至极的意味。

这应是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，如今，不知已搬去哪里？

太阳，猛得有些毒辣。当我们攀爬上发现一个山洞内一口清澈的水井时，稍息了下来。水井边有一只完好的半圆形塑料打水桶和两根白色的塑料接管。

在这只闻略微的蝉鸣、鸟啾，连山羊都失了声的岛上，我们开始怀疑是否仍有人居住。

这时，我因脸红得似要爆炸，请庄老陪同，在这一清凉处就地休息。能哥、禾子、阿普、细妹、小树等兵分两路继续踏荒探险。

在光秃处，看到更多的山羊出现，一副我是山中唯一主人的架势。

只是稍稍席地而坐之际，便受到了草率的惊扰，其实是我们惊扰了草率的品类。

八

不期然的答案，总在不设防中来临。

一位头发灰白的男人，穿着一身干净而略显泛白的衣服，挑着一担木桶而来。这是一位清瘦而斯文的老人。这样的出现，令人觉得突兀。一时分不清聊斋里的主角应该还是他还是我们。

在这样一条山洞的通道，这样的两方，突然偶遇时，都显出一时的呆滞。

那人一个停步之后，似乎欲后退转身离开。我们在片刻停顿之后，起身发问：您住在这个岛上吗？在一段稍稍的沉默后，那人轻声说：是的。您住在哪儿？

那边。

这岛上还有其他人吗？

没了。

那您怎么生活？

放羊……

这一串又轻又静又短促的回答，加重了这

个岛的恍惚。这时的山上，似乎隐隐有山羊的回音。

那人担了水就走，我们跟了几步，他转眼拐入了一排低矮的瓦房。瓦房在一丛绿树中。

九

不多时，同伴们陆续回来，说着各自看到的风景。我们一说刚才奇遇，大伙步调一致，齐齐向那矮房走去。

那矮房开着两个门共四间房。老人似乎想关门走人。看到我们一队人马冲来，他背贴靠里的一道木门，侧脸躲在门檐处，似乎想躲避发现。

在那一瞬，一人与八人站成了一种对峙，保持了一段相互不知底细的戒备距离。

门前的那块地被干干净净地种着一些蔬菜，一如老人的干净衣着。

再前面是悬崖。

有一大丛望潮花，正怒放于菜地右侧一堆隆起的，顶上长着青草的土坡上，周围有石块垒



起。这个土坡状似一座坟，又似乎不是。

可以合张影吗？随着这样一声问话，一时僵硬得空气松懈下来。

不要。依旧是如此低而轻的回答。

随之，我们似一队典型的狗仔队，都想抢播一条独家新闻，举着相机，朝着他“咔嚓、咔嚓”猛拍起来。他不住地用手遮挡着脸，左转右转着。您叫什么名字？

嗯，嗯。

这个岛叫什么？

嗯，嗯。

那丛望潮花下是一座坟吗？有多久了？您多大了？

嗯，嗯，两百多岁了……

难道是受了惊扰？竟给了这样的回答，声音始终来自喉底。

我们终于缓下来，对方也似乎缓下来。

房屋左侧靠里处搭着一个草棚，关着几只敦厚的羊。

征求他的意见后，我们进入了他的房间，门内只是一根钩状的树枝。

四间屋内塞满柴禾，有两张灰旧的床，两张灰旧的饭桌，还有两台灰旧的灶，都灰旧得废弃了。有一筐新摘的野毛桃，洗净的二十多瓶野毛桃浸泡着摆在搭起的木条上。

问他吃饭怎么解决？打开一箱纸盒，里面是一瓶豆腐乳，说：兄弟送来……

推开后门，惊奇地发现另一座坟莹。堆砌的石条已旧，无字的墓碑还新。周围整理得一尘不染。另一丛望潮花正艳丽地在坟顶开放……

2023年4月25日
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庄列毅
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5